

日本所存《文馆词林》 中的王粲《七释》

林家骊

《七释》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王粲晚期一篇重要文章，原文久佚于中土。从明张溥辑《王侍中集》、清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丁福保编《王仲宣集》，到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新标点本《王粲集》，有关《七释》，均只收从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书辑出之片断遗文。一九八四年中州书画社出版《王粲集注》，注者于《七释》篇下注云：“《七释》似有佚文。‘中华新校本’虽广为搜求，多处增补，但仍有多处无法衔接，故不好理解。”其实，这篇文章目前还很完整地保存在日本所存的《文馆词林》残卷中。

《文馆词林》是唐高宗时中书令许敬宗等奉敕编纂的一部总集，共一千卷，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代各体诗文，显庆三年（公元658年）十月书成奏上。原书北宋时已散失。但此书在唐时曾传至日本，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（公元823年，相当于唐穆宗长庆三年）下旨在校书殿抄写该书。时隔一千多年，该书有些残卷在日本陆续发现。昭和四十四年（公元1969年），日本古典研究会出版《影弘仁本〈文馆词林〉》，共收三十卷（包括残卷），为保存《文馆词林》原书卷数最多的一个本子。

《文馆词林》卷四一四收有《七释》全文，共约二千六百

字，分为八段，以主客对话方式来阐明主题。首段，写潜虚丈人“违时遁俗，恬淡玄清”，“濯身乎沧浪，振衣乎嵩岳”，蓄意隐居，而文籍大夫却认为当前是“圣人居上”，应该“国无室士”，有人隐居，是“在列之耻”，前往说之。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各段，写大夫为动员丈人，先后以五味、宫室、音乐、游猎、美色相诱，只要出仕，就可享受人间各种快乐，然丈人始则逐一否定，继而“心疾意忘，气怒外凌，赦然作色，濫而弗应”，劝说进入僵局。第七段，大夫话锋一转，改为以学林、师友相劝，“观礼祀宋，讲海曲阜，浴乎沂洙之上，风乎舞雩之右”，“论载籍、叙彝伦，度八索、考三坟”，丈人才“变容降色”，为之所动。第八段，大夫因势利导，晓以大义，指出当前是“圣人在位，时迈其德”，“登隼又于莒亩，举贤才于仄微”，作为士人，应该积极配合，“宣德教于四邦”，使“四海之内，咸变时雍”，“和充宇内”，“日月重光”，丈人终于“蹶然动颜”，表示“嘉言闻耳，廓若发蒙，老夫虽蔽，庶能斯通，敬抱衣冠，以及后跽。”文章通过问答，巧妙地批评了那种不愿与统治者合作、消极退隐的作法，生动地指出人生在世，要积极仕进，建立功业，有所作为。

不言而喻，这篇文章的重现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：

首先，它完整无缺，对以前由于《七释》残缺所产生的种种误解和疑问，都可得到解决。（一）可补所缺之字。如“□□大夫”，“大夫”前，原缺二字，《词林》本作“文籍大夫”，与“潜虚丈人”相对为文，是。《王粲集注》“所缺字，也可能是作者故意为之。”的话，显为猜测之词。又如“□肠□□”，原缺三字，《词林》本作“肠腑腴烂”，不缺。（二）可参校各本文字的异同。如“盖闻君子不以志易道”，“志”张本、严本作“仕”，《王粲集》作“志”，《词林》本亦作“志”。（三）《七释》久佚，各本所辑，皆片断遗文，脱落甚多，且次序多有

颠倒混乱，以《词林》原文相校，以第一段为例，“混齐荣辱”后脱22字，“闻而叹曰”后脱36字，“与俗同理”（“理”《词林》作“期”）后脱8字，“内无所事”后尚有60字。其余各段都有类似情况。

其次，为研究王粲后期思想及了解建安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，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。《七释》是奉和曹植《七启》之作，据赵幼文先生考证，《七启》作于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发布《求贤令》后^①，时曹操已平冀、荆等州，北方安定，欲挥师南下，需争取士族与之合作，故以“唯才是举”原则，广泛搜求人才，藉以网罗散居在野之士。王粲时任丞相掾，赐爵关内侯，甚受重用，又与曹丕、曹植过从甚密，为邺下文人集团之首，故《求贤令》发布后，他和曹植都作文歌颂求贤措施，极力阐述国家对此的决心，并借献帝刘协的名义，期求鼓舞在野士人参加政治的积极情绪，从而创建国富民康的理想社会，这就为配合曹操的政治意图作了有力宣传，文章本身就显示了建安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。《七释》与王粲同期诗作《从军行》相映成辉，也与他前期依刘表怀才不遇时所作的《登楼赋》在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。

再次，为研究“七”这种文体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完篇。“七”是辞赋体裁之一。刘勰说：“自《七发》以下，作者继踵，观枚氏首唱，信独拔而伟丽矣。及傅毅《七激》会清要之工，崔骃《七依》入博雅之巧，张衡《七辩》结采绵靡，崔瑗《七厉》植义纯正，陈思《七启》取美于宏壮，仲宣《七释》致辩于事理，自桓麟《七说》以下，左思《七讽》以上，枝附影从，十有余家。”^②以上七体名篇，除《七发》、《七启》外，余皆不存全文，今得《七释》完篇，实为可贵。试将《七释》与《七发》相比，显见《七释》源于《七发》，而又有高于《七发》处：如结构，《七发》前六段劝导文字充分铺张，结尾则嫌

太简，《七释》则比例相当；语气，《七发》固为千古名篇，但有些地方略嫌松散、舒缓，《七释》则更显紧凑、警拔。曹丕说：“王粲长于辞赋”^③，刘勰说：“摘其辞赋，其七子之冠冕乎？”^④其言真不虚也哉！

注：

①赵幼文《曹植集校注》。

②刘勰《文心雕龙·杂文篇》。

③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。

④刘勰《文心雕龙·才略篇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

引用《淮南子》篇名辨误

我们发现，一些工具书，如《辞海》、《哲学大辞典·中国哲学史卷》、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》等，在引用《淮南子》（《淮南鸿烈》）原文时，提到书中篇名，往往说《天文训》、《时则训》、《道应训》……，将“训”当作“篇”来理解，这是不正确的。东汉高诱为《淮南子》二十一篇作注，除《要略》外，从《原道》至《泰族》，每篇名后加一“训”字，表示此篇已有训释。所以，这里的“训”是指高诱的注解，并不是指书中各篇本身。

• 张 涛 •